

『八三』 洪水纪实

BA SAN
HONG SHUI JI SHI

政协建德市委员会
编

以口述史为主的「三亲」史料汇集

记述了在这次洪灾中

涌现出的抗灾和救灾先进事迹

再现了建德人民

在洪灾过后不惧困难

努力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情景

竹溪口
建德市
政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三”洪水纪实 / 政协建德市委员会编.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21.10

ISBN 978-7-5196-0951-1

I. ①八… II. ①政… III. ①洪水-水灾-概况-建
德-1972 IV. ①P426.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98892 号

“八三”洪水纪实

编 者	政协建德市委员会
责任编辑	王 含
责任校对	蒋 佳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4 (总编室) 010-63584556 63567691 (财经编辑部) 010-63567687 (企业与企业家史编辑部) 010-63567683 (经济与管理学术编辑部) 010-63538621 63567692 (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兴怡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2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6-0951-1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纂委员会

主任：吴铁民

副主任：严凌云

委员：汪华璞 程旭 徐亚娟 王百金 叶强

蒋智鸿 厉红寿 邵益文 吴康福 施树康

方韦 谢伟东 周建兵 何国平 陈德余

主编：方韦

执行编辑：周建兵

序

1972年8月3日，建德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史称“八三”洪水。这场洪水，给建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我本人就是这场洪灾的亲历者，虽然年纪尚幼，但当时的受灾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一片片倒塌的房屋，洪流中漂浮的树木、牲畜、家具、木料、农具、生活用品，洪水的咆哮声中夹杂着老人和妇女一阵阵呼天抢地声，那种凄凉的景象，令人不忍目睹。据不完全统计，全邑受灾33个公社，受淹土地8万余亩，毁圮房屋1100余间，遇难33人。洪水冲走牲畜1200余头，冲毁堤坝23万余米，损失物资不计其数。面对洪水袭击，中共建德县委、县革委会紧急部署，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抗洪突击队，奔赴灾区。全县有14万余人响应县委号召，与驻建部队官兵一道参与抢险。洪灾过后，县委、县革委会组织广大干部蹲点灾区，帮助抢挖埋在污泥里的粮食和各种物资，帮助社员突击抢收成熟的早稻，补种晚稻，开展洗苗、扶苗、补苗、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修复被冲毁的道路、田塍，最大限度地降低因洪灾遭受的损失。

“八三”洪水纪实

这场洪灾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什么？每年的8月3日，我都会想起这场洪水，并一次次地陷入沉思。俗话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场洪灾虽然有寿昌江两岸地形坡度转缓、河床淤积等自然原因，而寿昌江两岸植被的严重破坏，更是人为造成的重要原因。在那个年代，由于人们胡砍乱伐树木，使得山体植被破坏严重；特别是陡坡开垦种粮，以致岩石裸露，表土松软，大大降低了蓄水拦洪能力，一遇暴雨，山洪即发，水、泥、沙、石俱下，淤塞河道，致使排水不畅，结果洪水泛滥成灾。

2016年8月3日，在“八三”洪水暴发44周年之际，建德市政协会同寿昌镇人民政府在寿昌镇十八桥滩下自然村，寿昌江与童家溪汇合处，竖立“抗击‘八三’洪水纪念碑”，以警示“八三”洪水给建德造成巨大灾难的深刻教训。

这场洪灾过去将近50年了，为了铭记教训、敬畏自然、教育当代、启迪后人，市政协组织力量，深入当年受灾地区，开展广泛走访，获取了这场洪灾的生动素材。一些亲历者，也用手中的笔，记录了自己在洪灾中的所见所闻。我们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县委、县革委会领导和机关干部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公社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社员在洪流中积极转移受灾群众；绝大多数青壮年不顾自家房屋倒塌，争分夺秒地抢救落水群众，抢救集体的粮食和公共财物；一些住户将尚未倒塌的自家房屋腾出来，给受灾邻里安生；一些厂矿企业不仅发动干部职工抗洪抢险，还为受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在洪水面前，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友爱互助的优秀品质。正像采访者邵晋辉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八三’洪水带来痛苦和损失的同时，也再一次见证了几千年来

中国农民淳朴善良互助互守的品质。洪水和灾后重建期间，隔壁邻居、相识与不相识的、干部与群众之间患难相助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芒，再一次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走向希望。”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大禹以降，水利向来是国之根本；以水利为重，其实也是以民生为重。“八三”洪水虽然是一场自然灾害，但科学治水，防微杜渐，完全可以防止灾害的再次发生，或将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年来一直实施的“五水共治”，加强河道的生态治理，通过减少截弯取直，减少浆砌堤坝，并对河道两岸山体减少开垦，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正是对乡村河道科学治理的有力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享有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无尽的财富。

是为序。

建德市政协主席 吴铁民

2021年12月

目 录

那个难忘的夏天 方泉尧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001
“八三”洪水的回忆 吴铁卿	011
一场大水，让我很快长大 吴铁民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014
一天两晚的经历 颜亦林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019
关于“八三”洪水的一些情况 张效孟	023
我所知道的寿昌“八三”洪水 戴荣芳	030
惊心动魄的一天 戴荣芳	034
两枚“八三”洪水“纪念章” 朱平章	048
淤塌大队在“八三”洪水抗洪救灾中 陈 晔	054
缅怀为护桥而殉职的邵樟生 陈 晔	062
在洪波中身缚毛主席塑像的邵德江 陈 晔	067
痛定思痛 重建大堤 陈 晔	072
“八三”洪水中的更楼 王裕民	076
难忘的一天 王裕民	081

“八三”洪水纪实

灾后建房记 叶庆生	086
“八三”洪水灾情忆录 张银根	092
“八三”洪水中的张家村 张禛祥	095
苦战“八三”洪水 邹松林	100
“八三”洪灾碎片记忆 凌至善 口述 杨吉元 整理	103
大灾面前“三要三不要” 杨千城 口述 杨吉元 整理	107
“八三”洪水亲历记 孔玉云 口述 杨吉元 整理	110
“八三”洪水印象 蒋双和 口述 杨吉元 整理	115
曹溪不会忘记你 胡建文	119
逃离桂花巷 王生良 口述 胡建文 整理	124
许望秋的那一天 胡建文	129
不能忘却的记忆 潘正清 口述 鄢俊 整理	134
洪水面前，我们没有退后 杜树堂 口述 鄢俊 整理	138
粮食！粮食！ 叶洪标 口述 王娟 整理	144
航头村的英雄 王利民 口述 王娟 整理	148
先种粮 后造房 方润贵 口述 胡文静 整理	151
汪洋中的航向标 叶春洪 口述 胡文静 整理	154
洪灾中奋勇救人抢物 王新贵 口述 唐铭国新 整理	157
坐墙头上划洪水 项流恒 口述 唐铭国新 整理	160
我在“八三”洪水中的经历 沈立钧 口述 姚吉鸿 整理	164
“八三”洪水袭来后 邵志臻 口述 谢建萍 整理	167
洪水肆虐下的溪口 邱士城 口述 谢建萍 整理	172
洪水无情人有情 翁恒跃 口述 谢建萍 整理	175

抢救粮食 宋 艳	178
洪灾无情 人间有暖 宋 艳	181
睡猪栏的日子 宋 艳	185
最是难忘洪水时 宋 艳	188
8月冷雨 李柏根 口述 储海英 整理	192
大同村抗洪纪实 陈秋林	196
抢险救灾中的建筑工人队伍 王惠生	200
重建家园 杨丽荣	203
在破岗开河中成长 杨丽荣	207
航头村遭遇“八三”洪水记 余树祥 口述 许新宇 整理	211
洪水见真情 邵晋辉	215
生产队的工分簿 翁祖湘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218
紧急转移 徐荣成 口述 汪国云 整理	224
铜锣响了 李文全 口述 汪国云 整理	228
“八三”洪水二三事 汪国云	231
生命的搏斗 郗永烈 口述 郗 俊 整理	235
回忆“八三”洪水 汪贤久	243
一段不能忘记的时光 吴金炳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246
午时惊魂 邵晋辉	250
想不到，他再也没有上来 陈森贵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254
一只大西瓜 谢广森	259
“八三”洪水留给黄家村民的零散记忆 徐建生	262
两堆稻草 郑 秀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270

我所经历的“八三”洪水 邹根清	273
附：	
一、抗击“八三”洪水碑记	277
二、关于上报抗灾基建项目及所需资金、三材的报告	279
三、寿昌区特大洪水受灾及抗洪情况统计表	281
四、“八三”洪水集体灾情统计表	286

那个难忘的夏天

□ 方泉尧 口述 沈伟富 整理

—

1972年的夏天，是个非常炎热的夏天，从7月份开始，老天就几乎没下过透雨。全县上下的干部都奔赴农村第一线，指导抗旱和“双抢”工作。那时，国家对“三农”非常重视，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也踏实，中央号召“农业学大寨”，要求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农村蹲点调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对干部驻村的时间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省级干部每年驻村时间不少于100天，县级干部不少于2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300天，简称“一二三”工作制。我是从浙江冶金工业学校（校址在梅城）毕业，先分配到寿昌石粉厂工作，后调县夺煤指挥部。我们的办公室设在县革委会大院。平时，整个县委大院里，工作人员很少，尤其是在抗旱和“双抢”这个关键季节，除了几个值班人员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就连我们夺煤指挥部也不例外，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下到农村去了。我的领导——县革委会常委、县夺煤指挥部常务副总

指挥王震宇（主持工作）是寿昌区“双抢”工作组组长；我的一个同事方土金，和原县革委会书记张树声（“文革”开始后“靠边”了）一起被派到大同区“双抢”工作组。

7月底，中央气象台通过广播向全国发出“台风警报”，而且这次台风向浙江沿海正面袭来。台风要来了，这就等于说要下雨了。下雨，无论对处在抗旱一线的农民来说，还是在酷暑中煎熬的我们，都是大好事，但肯定会对夺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那时全县的煤矿不少是露天的，有的是平洞，离地表较浅，即使是竖井，坑道也是在浅层，很容易受到地面水的渗漏，加之开采方式比较原始，大部分矿井设施装备都比较简陋。所以，7月29日一早，我就跟着领导到我联系的源口煤矿、田畝煤矿等地检查工作，准备抗台，31日晚上回到指挥部值班。8月1日，我与高宗恭两人值白班。晚上，马本义来接替高宗恭。后半夜，我和马本义说：“你也回家休息吧，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我年轻，又是单身汉，不要紧的。”马本义回去后，留下我一个人值大夜班。当晚，我睡在办公室。

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天就开始阴下来了，天上的乌云打着卷儿从头顶飘过。不久，雨就下起来了，而且一下就是大雨甚至暴雨。我在办公室处理着日常事务，高宗恭顶着暴雨，也来到办公室。由于下雨，气温骤降，感觉有点冷，我准备回宿舍添衣服，顺便取条薄被来，准备晚上值班时盖。高宗恭说：“你去吧，这里有我。”但看看窗外的雨，我又有种莫名的害怕，因为那雨不是在下，而是在往下倒，用倾盆大雨来形容还不够，要用倾缸大雨。思量再三，我还是鼓起勇气，穿上下矿井用的雨衣雨裤和雨

靴，回宿舍去。

这个班不像平时，那天的电话特别多，我们和高宗恭一边接电话，一边做记录。大部分电话都是从全县各地的煤矿打来的。首先是安仁煤矿来电，说矿坑积水很深了；过了一会，源口煤矿、石马头煤矿相继来电告急，说坑道进水了，断电了；又过了一会，田畝煤矿来电，说通往矿区的道路被塌方阻断……我俩忙碌了一天，不断地接电话，不断地记录，不断地向领导汇报。晚饭后，马本义来接替高宗恭，和我一起值夜班。到晚上8点多钟，电话就没了，值班室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但窗外瓢泼的大雨，还是一阵紧似一阵，雨声不断地从门窗的缝隙中挤进来，把我的心都挤得紧紧的。

到了深夜，我俩的肚子开始“抗议”了。去食堂，肯定没有人了，不可能会有吃的。我和老马说：“我出去买点吃的回来吧。”

我们的办公室外是水碓坑溪，平时，溪水都从路下的涵洞中流。那天，我打开办公室大门，见溪水已经涨到涵洞上来了，县委大楼的走廊里都进水了，而头顶的雨还是那么疯狂地往下砸。

那时的新安江也没几个地方有夜宵卖，我只记得好像只有麻园岭上有一家，但这样的雨天，不知还会不会营业。我打算去碰碰运气。我头戴矿灯，穿着雨衣雨靴，想从大门出去，但暴涨的溪水已经淹到县委大门的窗台边了，人根本没法进出，我只好从办公楼前田埂边的高勘上爬下去。高勘下面的公路上也已经有水了，但我估计水不会很深，我穿的是高筒雨靴，估计可以蹚过去。

那家小吃店的灯还亮着，我进去买了几个烧饼，从原路返回，回到办公室，与老马分享夜宵。

二

8月3日上午，停了一个晚上的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我拎起电话，原来是我们的领导王震宇从寿昌打来的。他劈头盖脸就从电话里甩过来一句：太严重了！寿昌受灾太严重了，交通中断，电力中断，电话中断。他说他是找了很多地方，最后跑到横钢，借用铁路专线才把电话打通的。他在电话里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要紧急调动人员和船只，支援寿昌！”他还在电话里具体分配了任务，让高宗恭负责去安徽林办、水泥制品厂联系船只；我去建德县建筑公司找杨德佑书记，落实抢险人员。还说运船运人的火车已经由金华铁路段落实了。

放下电话，我跟老马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就去找高宗恭（他是从水泥制品厂借调到县夺煤指挥部的），分头去落实。

水泥制品厂和安徽林办都在新安江南岸。我估计渡船已经停开，就骑自行车，从白沙大桥绕过去。从桥上望去，只见新安江中浊浪翻滚，特别是寿昌江口，洪水就像猛兽，向着新安江涌来。

我到水泥制品厂找到高宗恭，向他传达了王震宇指示。不久，由杨德佑书记带队的建筑工人抢险救灾队也到了。安徽全称很快就给我们调拨了5条小木船。装运小木船和抢险人员的火车也都准备就绪。可是，没有吊机，用人力是没有办法把船搬上火车的。县建筑工人很聪明，他们用杉木搭架子，用手拉葫芦把船吊到缆车上，拉到铁路边，再用同样的办法，把船吊上火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把5条小木船全拉上了火车。我和参加吊装的

十几个工人，还有安徽林办船运队的几个船工，搭乘运送小木船的火车，从新安江火车站出发前往更楼、寿昌方向。

火车先在更楼火车站停靠，把其中的两条小木船卸在更楼，参加抗洪，另外三条继续往寿昌方向运送。

此时的更楼已是茫茫一片，除了几棵大树和少数几个房顶，什么都看不见了，洪水已经淹到铁路的路基。两条小木船从更楼粮站附近下到洪水中，向水中划去。我们重新发动火车，往寿昌方向赶。火车开到寿昌横钢铁路桥上，来了个紧急刹车，因为前方传来消息，说桥北有一段路基已被洪水冲塌，不能前行。无奈，建筑工人硬是在很窄的桥面上，搭起支架，依靠技巧和体力，把三条小木船从火车上卸到桥上，再慢慢推到桥下的洪水中，船运队的队员也分别上了小木船，分头划向大塘边、山峰等地，参加抢险。船到水中，我的心也放下了。此时已近傍晚，我只身一人沿着铁路桥，向对岸走去，准备去寿昌区委，向领导汇报。

快到铁路涵洞桥时，突然，从前方传来一阵沙哑的呼喊声：“不要过来，危险！”定睛一看，涵洞桥的那一头站着一个人，朝着我焦急地挥手呐喊：“铁路路基下面已经空了，千万要小心……”我凭着年轻，踏着铁轨，疾步而走。那人一步上前，拉着我说：“你不要命了！”细看，原来是寿昌区委书记袁登利，只见他全身湿透，两脚全是污泥，脸上写满了疲惫，喉咙也已经半哑。看来，他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

他指着我刚走过的路说：“你胆子真大，你看，下面全空了。”我回头一看，果然，我刚才走过的铁轨下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上面，两根铁轨抓着几根枕木，高高地悬在半空中。好险啊！

袁书记说：“灾情太严重了，电话又不通，你是第一个从县里来的……”我说：“我们去区委吧。”袁书记说：“区委已经进来了，我们的办公地点已经临时搬到寿昌粮站。你先去，我还不能走，因为这里有危险，又没人值守，会出大事的。”我只好先去寿昌粮站临时区委。区里找了两个年轻人去接替袁书记。

天色渐渐晚了，袁书记才从一线回到临时区委：“我们先吃晚饭吧。”正吃着晚饭，外面突然传来呐喊声，说白岭坑水库倒了。一时间，寿昌街上大乱，人们四处乱跑。可是过了好久，并未见有洪水到来，才知这是一个谣言，人们又陆续返回家里。

因为没处睡觉（其实也不敢睡），直到凌晨2点多，我才找到粮站值班室，和几个干部一起，在烛光中相守了一夜。

8月4日早上，王震宇从寿昌区抗洪临时指挥部（设在横钢招待所）来电，要我去指挥部，说有重要任务。

我赶到横钢招待所，王震宇说：“大同受灾很严重，现在情况不明，你赶紧去大同，了解情况，顺便探路，向我汇报。”当时决定，横钢派一辆“跃进”牌货车送我们。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思都在救灾上，不管哪个单位哪个部门，谁有事，大家都会心往一处想。我们五六个人稍作准备，带上少量的救灾物资上了车，向着大同方向“跃进”。

三

从横钢出发，一路上看到的不是乱稻草，就是倒下的树木，村庄已经基本上变为废墟，寿昌西湖已全被淤泥所埋，整个十八

桥村已经没有了像样的房子，路上全是砂石和柴草，行车十分困难，每走一段路，大家就要下来清理路面。车轮碾压着泥泞，一路摇摆着来到吴潭岭脚。从寿昌到吴潭的这段江上，所有的桥梁都被冲毁，桥洞里桥墩上塞满了树枝、稻草和垃圾。寿昌江绕过岷岭，从南八向着吴潭岭脚直冲而来，岭脚的公路有一半是用石块从江里砌上来的，被水一冲，好几处路基被冲塌了，其中有一处路基被基本冲空，仅存一小半路面。我们的司机也是胆大，他让我们下车，然后开足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冲过这段路。车一过，路面就全塌了，汽车的一只后轮已经悬空，但是借着强大的惯性，司机还是让“跃进”以飞跃的姿势闯过了险关。

那时的岷岭还没有隧道，要翻山。因为地势高，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可是下了岷岭，路又不好了。从岷岭脚到石岭脚的路，不是倒了一块，就是柴草纵横，泥泞不堪。好不容易到了久山湖，劳村溪横在了前面，溪上的大同桥倒了，车过不去。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好在这个时候劳村溪里的水已经退去，当地人已经在冲毁的桥墩上搭起了木桥，过溪也不难。

我急急忙忙赶到大同区委，区委文书和几个干部正在汇总受灾情况，见我是第一个坐汽车从县里派来的干部，都非常惊喜，向我打听寿昌镇及沿途村社的受灾情况，也向我介绍了大同区尤其是徐韩等几个重灾村的情况。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眼睛通红，肯定这几天都没睡好，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劳思、痛心、疲惫和忧伤。特别是当我听说我的同事方土金昨天在徐韩村因抢救小孩，被突然袭来的洪流卷进上马溪，至今生死未卜，心里焦急万分。下午，在区委干部的陪同下，步行去徐韩察看。徐韩是